

方磊艺文集

研究之三

書苑淺草

方磊 著



方磊艺文集·研究之三

書苑淺草

趙承楷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作者在本人所书《李白绝句十六条屏》之前

题记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白居易句



序一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书法

——序《书苑浅草》

赵承楷

书法界的同道们越来越重视书法理论的研究了,但是把书法理论的研究放在中国文化研究基石上的人,还是不多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即是站在中国文化的基石上看书法艺术,而不是站在书法的本体上来看中国文化。前者高远,后者窄小。现在更多的人是后者,而方磊先生却是属于前者的一位学者。

方磊先生原是一个数学教师,然而对中国文化和艺术多有涉猎。喜欢文学、诗词、篆刻、书法、绘画。平日吟诗,画画,作书,刻印,写散文,且有诗、画、散文集问世,书法、篆刻常被遴选在国家级展览上,甚至中国文联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卷》都选登了他的作品。他还对中国的历史、美学、考古多有关注,出版过《卫俊秀碑

帖札记辑注》、《方磊纪游诗画》、《方块字的超越》等书。现在他是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一名书法教授,是一位广识博学的人,尤其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

我说他是一位站在中国文化高度、审视中国书法的学者,不仅在于以上这些,还在于他的这本书法文论集。比如《印章溯源》一文中,他据温廷宽先生对印章起源的论说,推印章之始,并非是“执信之物”,而提出“印章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印章最早的雏形是制陶时代所使用的能够复制图案的原始工具——陶拍。”他还引用了制陶工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出土陶拍、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陶锤、江西地区陶瓷器几何形拍印纹样综述等资料,加以论证印章之始与陶拍的相近。我们且不说几何形印陶纹文化之说是建国初期的提法,也不去说中国陶器史有一万余年的历史。我们只是说方磊先生有考古方面的见解、有对人类学的一般性的理解,从而才能站在中国文化研究的高度去审视眼前的事物,因此,其见解才是可以信赖的,是有根有据的,是高远的。

不仅如此,方磊先生就是在谈论一般性问题时,也见出了他的文化修养。比如《学校开设书法课的意义》一文中,他说开设书法课有实用与美育两种价值,就美育讲,“书法课属于美育范畴,但又并非单一的美育。中国历代杰出的书法家,多数有着崇高的人格和辉煌的业绩,足以激励学生的进取精神,激发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并加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理解,这正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另外,学习书法离不开文字内容,要使所书写的文字能够益人、启人、引人,则必须涉猎有关诗文、历史、地理、哲学等一系列知识,这就有力的促进了智力的发展”。这一段无什么惊人之语,平平常常,可是,不是一般的人都能站在祖国的高度,民族的高度,站在爱国情怀的高度,站在总体的大文化高

度上来讲述的。所以我读他的文章所感受的首要，就是他不是站在书法篆刻本体，而是站在大文化的高度，回过头来审视书法、篆刻。他立足点高，问题谈得深远。

一个有文化修养和思想深度的人，谈论问题时，方能心平气和，与人为善，以求知为目的。可是时下也有一些人，读书是为了他人，谈论问题不在于辨清事非，以求真知，而是下笔万言，空语连篇，却高人一等，压人一头，语气不和，甚至恶语伤人，以显露自己的高明。方磊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平实。与人论辩时总是说，“这种见解并非是我们提出来的”，说“（他们）古玺的实物和资料见得很少，许多前辈学者的论著尚没有机会拜读……是极不成熟的见解”等，在《张旭生卒年代探析》一文中说：“笔者的探析，虽无新的史料……最重要的是要使其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书法实践与年龄的关系合乎情理”等等，透出一种态度虚心，论述客观，且不以己见为独有的儒雅之风。除了学术性的文章引证、考据、论述，都在常理之中，却也已见露出之外。在写一般性文章时也写得很平实。如：介绍郭友松、瞻仰李叔同纪念馆，介绍冯纶的藏印等文中，没有不实之词，没有浮靡之语，更无过誉之句。在《书法与音乐、舞蹈》一文中，能以二千余字，说清楚书法与音乐、书法与舞蹈在美学意义上的关系，实在是需要对三者有透彻的了解方能驾驭的。在谈《俗与雅》、《碑与帖》等问题时谈得客观、公允。《也说临帖》、《书法与诗》等短文都能写得以小见大、语意多涵盖，且深刻而有独到的见解。这一些都体现了方磊先生的文学修养与思想境界，总之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文章。这是我读方磊先生书论的感觉之二。

方磊先生还写了不少论述书法家卫俊秀的文章。早在1983年方磊先生就在《汉中日报》上介绍了卫俊秀先生及其书法艺术，这是公开发表的评论卫俊秀先生书法最早的文字。说起卫俊秀先生我也很崇敬

他,崇敬其为人,也崇拜他的书法艺术,暗暗地也摹来摩去。记得在临汾山西师大,讨论卫俊秀先生的书法艺术时,卫先生说:“几天来,大家对我的书法讲了很多,多是称誉之辞,说得太高、太重了,我是一头小毛驴实在驮不起来,应该大打折扣的……”、“人类发展到今天不容易,我们来这里开会,大家都是坐火车来的吧!试想火车、铁道,是谁创造的,是谁铺建的——都是前人之劳动吧!我们吃的饭,一菜、一汤、一米、一面,也都不是我们做的、种的、栽的,都是别人为我们的服务吧!我们写字的纸,用的毛笔,也都是前人制造出来的。说到这里,我们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没有他人的服务,哪里会有我们呢?”(大意如此)我听了卫先生的话,确实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无独有偶,1985年在洛阳参加“魏碑研讨会”时,参观龙门石窟,还未走到龙门下,和我一齐走的东北师大丁盛文教授也对我说:“你看龙门造像多么壮伟,不愧是世界杰出的艺术瑰宝。可是,为什么不留雕塑家的姓名呢!而我们写一幅字时,不论大小,都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在当今的拜金主义社会里,又有几个像卫俊秀、丁盛文先生这样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又有崇高而深邃的思想境界的书法家呢!确实不多。因此方磊先生推崇卫俊秀先生,我们大家也都崇敬卫俊秀先生,不仅是赞许卫先生的人品、赞许卫先生的思想境界,以及赞许在其思想、文化、人格基础上产生的书法作品。实在也是为了弘扬民族之正气,弘扬书法之正风。

方磊先生将他的书法文论稿《书苑浅草》寄我,我粗粗地阅读了一遍,突出的印象就是以上所述的三点。第一点,站在文化基点上看书法艺术,是一个高起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然后才谈得上对书法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书法的意义,或者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书法艺术究竟是

怎样的一门艺术。现在这种认识的人太少了,尤其是书法界。希望方先生的文论会对此有一定的教益。第二点,是文风。论述问题,考证、辨说,平平实实,温文儒雅,绵绵讲来,沁于心脾,似春风化雨,非以师独尊。唯是有文化修养的人才会虚心平实,不盛气凌人。这一点也很重要。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略知书法界的一些情况,也希望方先生的文论起到一风范的作用。第三点是书法本体上的问题。由于一些人缺乏思想修养,也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所以只把书法看成是没有思想性的笔墨趣味,以为大小差落就有韵致,或者是平庸的趣味和功利的感情色彩等等。其间却失掉了书法的大节。方先生的文论正是为了回归书法的正道。这一二年来,书法界对此有了一些认识,但是从民族正气,爱国热情,弘扬传统大文化上讲是不足的,还有较大距离。我们还是应该实实在在地向老先生,向前辈,向有文化素养的,有思想境界的书法家们多学习为好。

我读方先生的文论,收获甚多,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品行对我很有感染,或说熏陶更为贴切些,也希望读者会有如我一样的会心处。此为序。

2002年3月初于太原东华门12号北楼

序二

放谈三言

——写在《书苑浅草》之前

杨吉平

方磊先生约请作序，余惶恐之至。所以惶恐，一因年幼，二因寡才。余虽已虚度三十又八，但在方先生面前未敢称大，亦岂敢称大，非年幼而何？年幼则无知，无知则何敢言序？余近年稍得浮名，只因胆大妄言，实非才力所至，寡才如我，言序何敢？然方先生远道致函，其情殷殷，其情切切，先生又于函中言及李正峰教授辞世事，余心中未免恍然。李先生若在，方先生自有作序者，李先生不在，方先生岂能无作序者焉？故不能辞也。

余阅人未多，然深信人可以貌相。方磊先生已逾花甲，然清癯如故，人多不以花甲视之，以其人清故尔。书法为文人雅事，痴肥拙俗者不可与言斯道。如方磊先生，可与放谈者耳。

放谈之一，书如其人。如赵承楷先生所言，书法的基石是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各国的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离开人，文化便无从说起；中国艺术是关于人的艺术，离开人，艺术也无从说起；而中国书法，是中国艺术中的艺术，离开人，书法更从何说起！方磊先生深解此理，故此集中之文，几均为说人之作，而以余之陋眼，当以谈论卫俊秀先生之文章最为精妙。方磊先生师从卫老有年，耳鬓厮磨，相知良多，故集中数篇言及卫老的文章，学术价值不可等闲视之。当今书坛，言人品不等于书品者甚众，皆无知小儿作无知之语，何足道哉？

放谈之二，文如其人。方磊先生性文静，言谈语吐慢声细语、娓娓道来，听他谈话，有一遍春雨，满院春花之感。方先生文章，亦复如是。他的行笔，如徐徐清风，潺潺溪水，无虚张声势之弊，无张牙舞爪之习，即便是争鸣性质的文字，也能言语平和，以理服人。然此种文风，并未遮掩方先生爱憎分明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他对书坛许多不良之习，敢说敢言，笔锋直指；对他热爱的书法大家则出以由衷的赞叹，敢爱敢恨，启我良多。

放谈之三，一切皆人。方磊先生博学多能，于诗词文章，书法篆刻、文艺理论，都有所涉猎，且造诣非浅。数学重理性，艺术重才情，方磊先生为文重理性，有说服力，为艺亦不失才情，具感染力。然平心而论，方磊先生理性大于性情，这是他的特点，亦是他的缺陷，与他早年学数学形成的思维定势不无关系。他评论卫老，曾阐明卫老“以情意命笔”，不赞成“随碑帖动笔”的艺术观，而“以情意命笔”，也可用于作文，但他自己却未能作到“以情意命笔”，该集所收文稿多数以理性命笔。文如看山不喜平，此古人论文章之语，亦当为今人所效法。然余为文，往往是性情大于理智，每每遭人指摘，此天性使然，亦无可奈何之事。凡事不能两全，方先生亦如是乎？然方先生理智之特点，余当效法，不待言也。

方磊先生著述颇丰，令余羨煞。然此前对方先生著作只有拜读之份，只作旁观者言，此番不意蒙先生抬举，为先生作序，算是介入了他的著作，亦当是他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愚钝如我之大幸事耳！此序未写完时，惊悉卫俊秀先生仙逝，十分难过。心绪未佳，文思顿减，只好就此草草煞笔，心手不称，为文未佳，可待来日。余与方磊先生皆受教于卫老，故方磊先生这本文集及余草就之序，皆可看作对卫俊秀老人的又一纪念文字耳。

2002年6月1日于无极斋

目次

上辑：史论与古今书家 /1

印章溯源 /2

浅论边款艺术 /12

一方唐·武周墓志的探析 /25

张旭生卒年代探析 /33

松江才子郭友松及其减笔人物 /41

毛泽东的书法风貌

——纪念哲人诞辰一百周年 /49

书法本应众美兼具

——兼论毛泽东给田家英信的评价及当代人的碑帖、观 /69

卫俊秀及其书法艺术 /78

留一史料

——1983年卫俊秀先生首次书展纪实 /80

碑学大家卫俊秀 /88

卫书与卫氏书论的时代气息 /95

走近卫俊秀

——拜读杨吉平、姜寿田、余姚诸君文章的随想 /101

赠庚人师《张柳堂·临池臆说》拓片复印本后记 /116

瞻李叔同纪念馆 /118

冯纶先生及其藏印 /124

施今墨先生的一件旅陕墨迹 /132

下辑:书法文化与教育 /137

书法与大自然 /138

书法与人品 /142

书法与学识 /147

书法与诗 /151

书法与音乐、舞蹈 /155

书法与时代气息 /159

书法艺术的哲学思辩 /163

简论书法创新 /168

书法的双重性 /174

浅说“俗”与“雅” /181

汉字变迁略述

——汉字从产生到各体的完备 /184

中国书法史简说

——从王羲之到于右任 /205

汉字两题 /239

学校开设书法课的意义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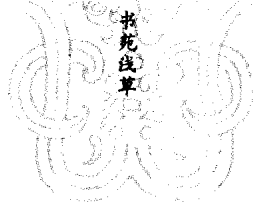
中专书法课教学 /263

也说临帖 /269

后记 /271

上辑

史论与古今书家



印章溯源

一 印章起源的两种说法

关于印章起源,诸家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是两说。

一说是源于春秋战国,如沙孟海、姜师白诸先生。沙老认为:“早期使用印章的时代,今天推断,当在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他还认为:“印章,无疑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在奴隶社会,有没有印章,无论在文献资料或实物资料中,都还没有迹象可寻。”(这里插一句,沙老的这段话,前后是矛盾的,因为既然“在奴隶社会,有没有印章”,“都还没有迹象可寻”,那怎么能判定“印章,无疑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呢?因为奴隶社会已是阶级社会了。)这一说的主要论点是:“印章的起源,应该是在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需要有一种



信用的凭证,保证货物的安全转徙或存放,印章就在这个需要上由群众的创造而产生。”^①

娄师白先生则认为:“印的由来,是和我国文字的创始和演变分不开的。”他说:“从史书资料中也可以找到有关印玺的记载……”“这证明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印的制作了。”^②从时间上看,也属于春秋战国说。这一种说法比较注重史书,而对“印”的解释,则来自《说文解字》的“印,执政所持信也”。认为是一种“信用的凭证”。

另一说,是源于殷商,如孔云白、陈寿荣、温廷宽诸先生,以及近日著《玺印的起源》一文的庄新兴先生等。孔云白先生朦胧地提出“印章始于遼古,称盛晚周。”并引潘祖荫的话说:“自三代至秦皆曰玺。”^③但他并没有讲始于遼古的理由,也没讲夏商的玺是什么样子。而陈寿荣先生认为:“……考古家从河南安阳一带发现的殷墟中获得了三方‘商玺’……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印章。”^④庄新兴先生则认为:“这三方古玺,(图1)其文字同殷商金文、甲骨文类似,与春秋时期的玺文完全不



(图1) 解放前殷墟出土的三方古玺,原载于省吾先生编著之《双剑謄古器物图录》,文字接近商周铜器图徽,第二印在《尊古斋集印》中所录印蜕与此图正好颠倒,于省吾先生释作禽字之古文,甲骨中作人名用。